

454 人赞同了该文章



但在冰山之下, 是更加庞大的现实。根据澎湃新闻援引业界数据网站<http://voe.com>的数据, B站大约2/3的虚拟主播粉丝数量在1万以下, 头部主播即粉丝数量在50万以上的虚拟主播仅占比约1%。而在榜单中, 粉丝量在1万以下的虚拟主播的月平均营收连粉丝数量在50万以上的虚拟主播的一半都未达到, 哪怕前者的月平均直播时长大约为后者的2.5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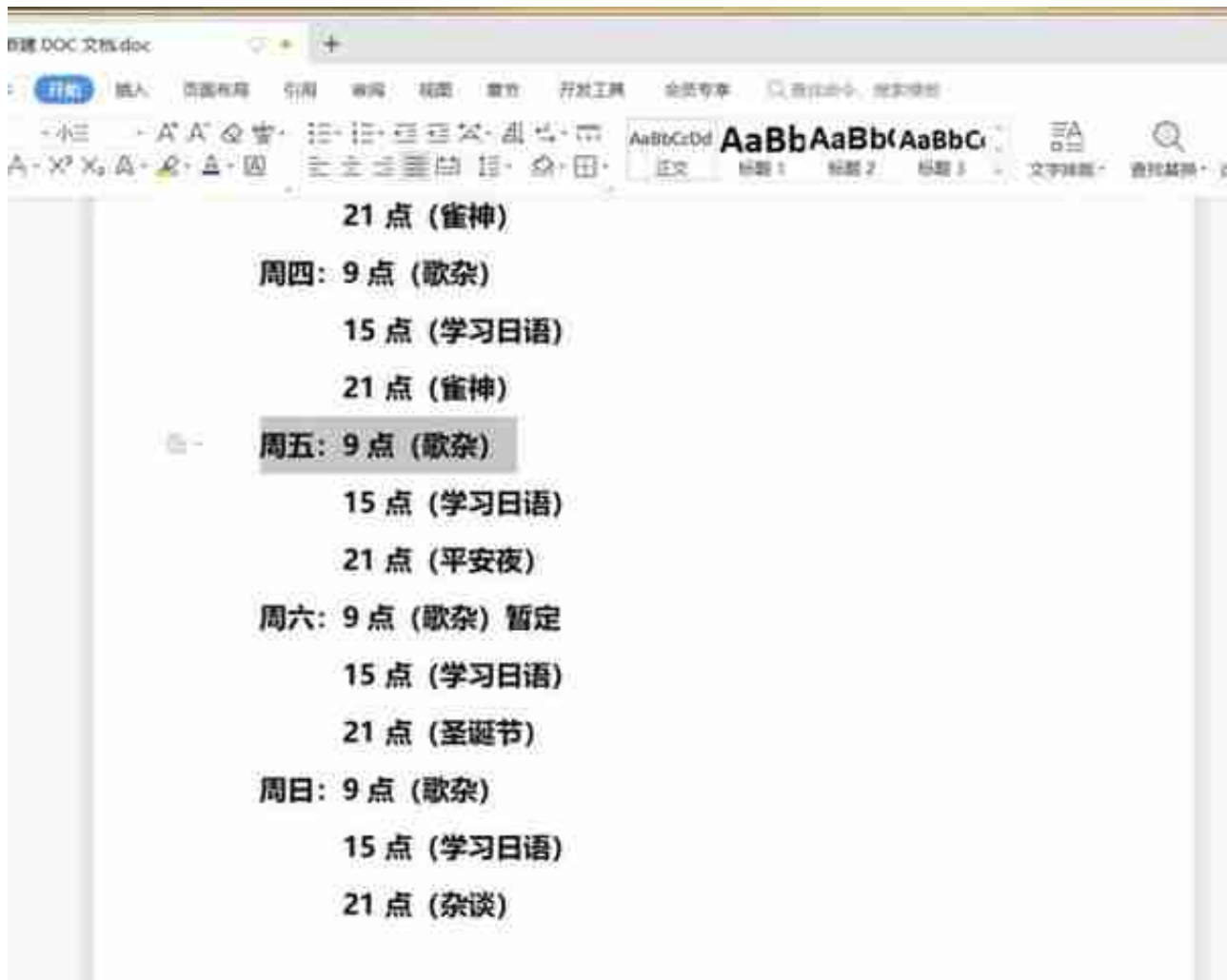


但随后而来的，是疫情。而大环境愈发艰难所带来的陡然增加的工作强度让她逐渐失去了以往每周直播的时间。从朝九晚五，到996甚至007，日复一日的身心疲惫将眠绵绵的耐心冲刷殆尽。不堪压力的她先是向公司提出了辞职，然后在打包行李回家的路上，她逐渐开始思考自己未来所适合的工作应该是什么。

“从小到大我都不是一个能接受长时间摆烂的人，但是这种压力逼到眼前的感觉，哪怕是现在看来我都觉得很难接受。”不用早起，不用加班，不用赶末班地铁回家。谈到辞职后的生活，眠绵绵用了一个“爽”字来概括，而这种逃出生天后的躺平也让她开始抗拒那些会将自己困于工位上的岗位。

眠绵绵想起了自己的那套半身模型，但这一次，她的目标不再是像之前那样做一个打游戏的小主播，而是要背水一战，投入虚拟主播的洪流之中。

对于她而言，转型虚拟主播并不是一时兴起。虽然主因可能更多的还是出于兴趣。但更重要的，还是虚拟主播可以不用被束缚在游戏区的一亩三分地，歌回杂谈打游戏，舞台也更广更多元，更何况对于一个老二次元和V圈常客而言，这也算是一种专业对口。



“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眠绵绵至今都无法复盘自己当时到底在想什么，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朋友想要约她出来吃饭都需要提前一周甚至两周预约，否则一律处于失联状态。直播，吃饭，睡觉，循环往复的生活给眠绵绵换来了最初的一批观众。从倒时差的留学党，到上班摸鱼的打工人。在早间档的机缘巧合之中，他们成为了给眠绵绵的直播间投送弹幕的第一批人，一来一回，倒也不孤单。

但问题也开始慢慢浮出水面，当眠绵绵意识到自己有点热血过头这件事，已经是两个月后。她开始反思每周的直播日程表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朋友不再跟她讨论吃饭的事；害怕耽误直播让观众白等所以耳道发炎也不敢去医院；长时间不出门让平常的杂谈也变成了车轱辘话题来回说...出于兴趣开始的直播不仅没能治好精神内耗，反而还加重了。这并不是眠绵绵愿意看到的，但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更关键的是，0.5的皮她最开始只是拿来过渡，毕竟一个合格的虚拟主播确实需要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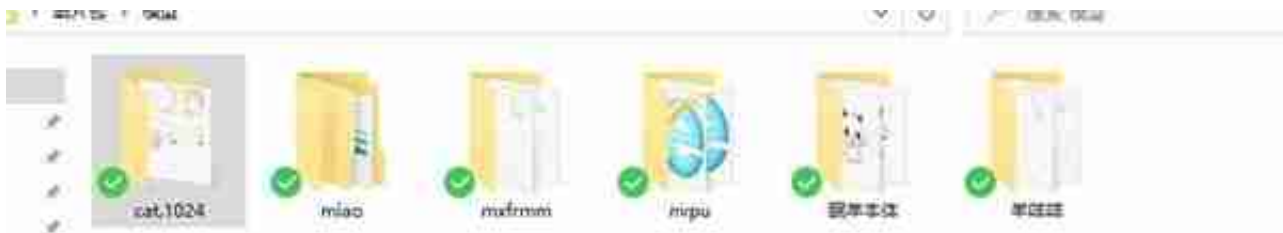
几年前的半身模型一直糊弄观众。她在直播的第一天就找淘宝店家定做了一套全身的皮，试图用一个完整的形象给自己和观众一个交代。

她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快。

她甚至没有干涉淘宝画师任何的创作思路，但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她直到二月中旬才拿到这套模型的定稿。而这，已经据他在动态暗示会有新皮的日子，过了一个月。

她没有时间再磨合了，必须要抓紧时间把这套皮换上去。

可观众并不买账。



（“大概是三套大模型，两套Q版再加一个定制的敲键盘小猫，前前后后加起来最起码也得一万往上了”）

自我怀疑也开始变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眠绵绵曾经一度觉得可能是自己迎合观众的方式存在问题，她开始运用一切时间见缝插针的黑听其他主播的直播风格。也开始试着在直播时打LOL这类比较容易留下观众，或者是时下主播区最热的游戏。但这个“挂直播打个雀魂CPU都能占用80%性能”的老电脑比她自己的毅力破功的还要快，她只能退而求其次，开始打一些单机游戏。但不追热度的游戏在杀红眼的虚拟区又几乎死路一条。这一刻，眠绵绵陷入了死循环，但她真的没有钱去换新电脑了。改变需要成本，但她没有筹码。

从二月底到六月，眠绵绵的直播间只涨了不到50个粉。联动，歌回，游戏，自己剪辑，她还让自己联系过的小工会送了几个流量包，但收效甚微，直播间抽奖所引来的流也绝对会在一天之内取关。她甚至想过要不要搞把大的狠狠的炒作一波烂活，但她下不去手，她也无法说服自己将收益凌驾于爱好至上。既然一时半会还饿不死，就别搞那些可能让自己身败名裂的东西。

她也开始与观众无意间聊到这些，聊自己直播事业的恨铁不成钢，聊自己的直播愈发没劲，也聊自己的迷茫。她明白了自己似乎并不是一个可以把直播做大做强的人，对手太优秀，现实太残酷。她还用开玩笑的语气问过观众如果主播去当社畜了以后保证不了直播时长该怎么办，你们会不会想我。

“没关系，你别毕业就行。”





相比于眠绵绵，五月织姬则属于“熬出来”的那一类。2020年三月开播的她现在粉丝数量逼近13万，而这在虚拟主播的概念中也可以视为从第一轮大逃杀中活下来的标志。

2020年，在虚拟主播圈中无疑是划分历史的一年。以hololive为代表的日本系vtuber大行其道的时代在这个秋天画上了一个急促的句号，而这也是中国vtuber翻身的历史性风口。一鲸落而万物生，日V的衰落无疑让国V狠狠的吃了一把超级空投，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五月织姬对这段时间并没有什么概念，在她印象中，自己是在出道一年后才达到了五万粉，她觉得这个成绩普普通通。。

可能是皮可能不是很精美，可能直播的节奏还没有把握太清楚，加之没有联动没有公会，自然也没能吃到鲸落的红利。

但好在，五月织姬的观众们并不在乎这些，他们更多的还是被主播的人格魅力吸引而来，在小小的直播间中度过了他们第一个纪念日。



五月织姬至今仍记得她的第一次直播。

出乎意料的，她没想到在自己所选的阴间时段——十一点到两点这三个小时里，居然也能让一百多人看过她的直播，甚至还收获了两个舰长和一个节奏风暴。

“谢谢老板的舰长，这样我催模型的时候就可以跟他们说，我也是有舰长的人了！”

这无疑给了她继续做下去的勇气，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如此关注的感觉。她也很感动第一批看自己直播的观众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与他保持互动。

“也是一种相互扶持吧，其实感觉现在能够继续做直播的动力还是来源于观众，如果没有他们一直在看我想我应该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谈到自己的粉丝，五月织姬连连在说感谢。而这份超越屏幕的陪伴，也让她愈发珍惜他们一路以来接受自己慢慢变好的过程。在她眼中，虚拟性正是联接双方的关键。也正因此，自己一直在大大小小的直播细节上下功夫。无论是设定还是什么，她都想要去好好的遵守和丰富，让自己的直播给观众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

“比如喜欢吃草莓蛋糕这件事，这个从开播第一天的动态里就有提。包括好多人觉得我的人设就是傲娇+温柔大小姐，这也是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延续下来的。”随着直播经验的愈发丰富和自己对观众反馈的理解，五月织姬一直在对自己所展现出来的形象不断进行微调，更加丰满更加立体。





(“几年前的bml后台，当时第一次面对如此大的舞台，心情还是很激动的”)

巴绮有时候还是会想起朋友叫他去交报名表的那个下午，但刚刚与上一份工作“和平分手”的她不会想到，那个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交出的报名表，早在无形中为她今后的命运标好了价格。

“同批一起参加面试的...大约有好几百人吧，但是三轮面试下来包括我在内最后只有两个人拿到了他们的offer。”老二次元，会日语，独特声线，巴绮将这些特点归纳为自己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对她而言，在彼时作为业界巨头的子公司而备受关注的W社，自己一个纯新人要顶着一期生光环去前往一个未知的未来，实在是一件令人迷茫的事情。

在等待首播的那段时间里，她看遍了所有在当时能叫得上名的各位“前辈”的直播，还模拟了各种突发情况下的应对方法，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的台本。她很清楚自己的首播将是一场腥风血雨，外界的期待和与前辈的比较会充斥整个弹幕区。既然想当好R这个角色，就必然要将一切准备做到最好。

在W社的三年，R的身份给巴绮带来了无比耀眼的光环。晚会主持人，拜年祭嘉宾，BW/BML舞台演出，个人装扮...她几乎集齐了绝大多数虚拟主播梦里的一切。在社内，她是大姐。她说自己之前最喜欢的就是与其他同事一起观看同社后辈的出道直播；在直播间里，她是光芒四射的“老大哥”，是虚拟区为数不多的OW（守望先锋）忠实拥护者。她有特点，直播没架子，跟社里很多人联动时都展现出了惊人的亲和力，她也很享受能有机会作为前辈去跟全社打成一片。



(“当时也不能说太多，只能用这种方式跟大家报个平安。到现在我也很好奇下面那些评论都是怎么被大数据推到的哈哈” )

半年的时间，说长不长。疫情毁掉了她规划的长途旅行，但也意外的让时间变的飞快。那段时间，巴绮一度觉得自己的生活多少有点之前直播的肌肉记忆掺在里头：打游戏的时候总是自言自语夹杂着大喊大叫，出门总是会在备忘录上记下来自己今天吃了什么干了什么玩了什么，没事逛淘宝的时候还会下意识的想下次舰长礼要送点什么出去。

从社团出来，意味着一切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做。但她也很享受这种将命运真正把控在自己手中的感觉，没有恳求，没有催促，没有被迫安排。甚至她可以放下更多的东西，放心大胆的与之前的“同事”建立更加纯粹的交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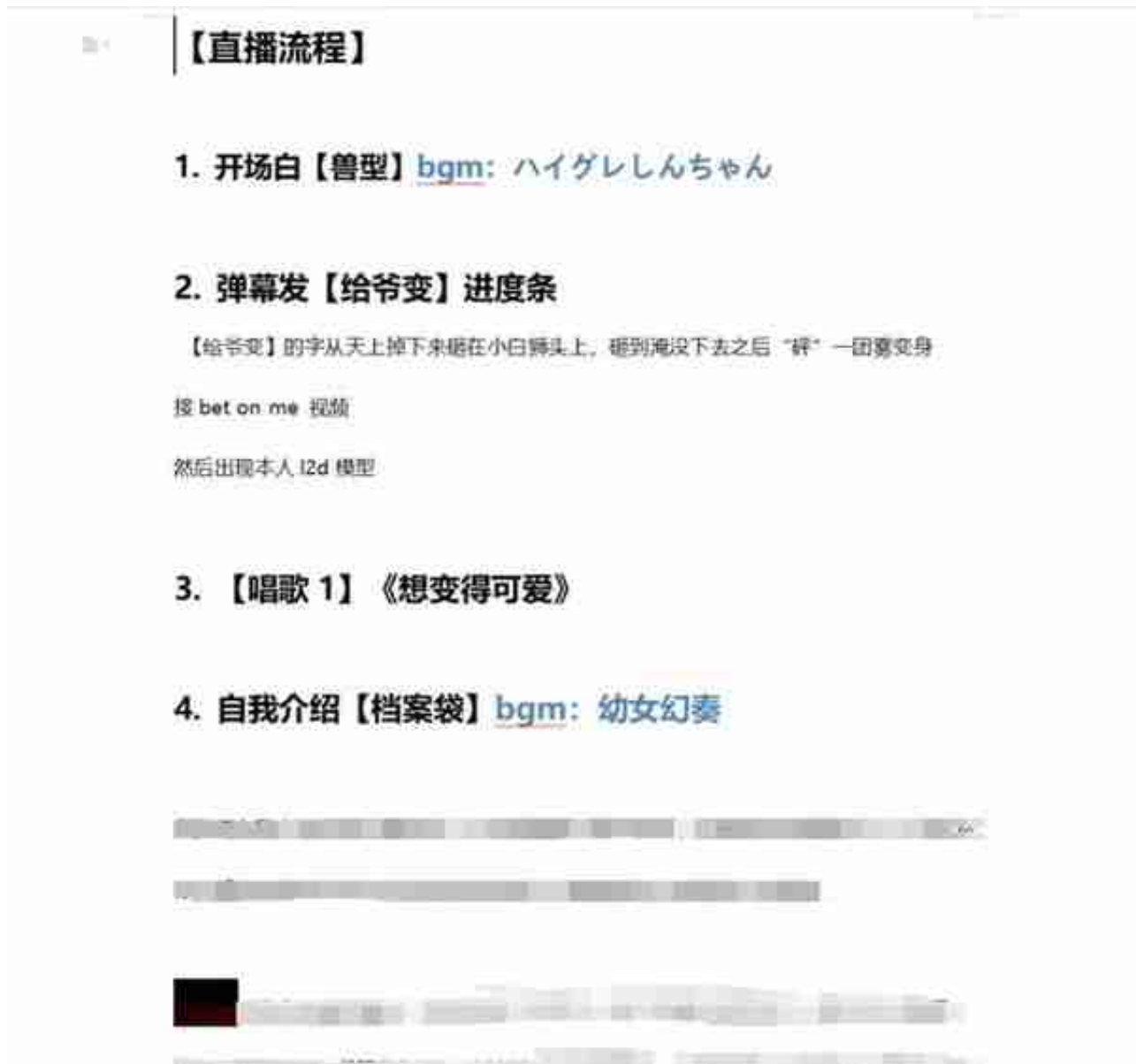
“其实好多人我第一反应都已经不愿意称他们为前同事了，解约之后自己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我跟谁是真的好谁是真的好。尤其是当年联动最频繁的那一批，现在好多关系还是很铁。患难见真情，你还愿意拿我当朋友还愿意跟我出来吃饭出来玩那OK，咱们今天起就不是什么前同事，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切的一切终于有机会在她心中浮现，她也终于可以坐下来，编写属于自己的下一段。

“巴绮的这套形象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我家的猫，包括模型上的很多小细节都是后期修改的时候我特意提出来的。”巴绮对这套模型无疑寄予了厚望，她极其希望可以做出一个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惊喜，然后在新的起跑线上，得到大家的喜爱。

万事俱备。

你还在害怕什么？



通篇走一遍下来大概会用两个小时，一如她三年前的首播一样。

但三年后，她还是害怕首播。

“应该够了。”巴绮想。

首播之前，她在预告中向观众征集悄悄话。她猜应该会有人故意整他，或者用R身上的梗来钓鱼，还唤她为R的名字什么的。她觉得大家适应她的新身份可能还要些

时日，因为这个而愤怒是多余的，尤其是对那些愿意专门来看她的观众来说。

但到了日子打开信箱，她没等到恶作剧。

满屏幕的“欢迎回来”。



她记不清自己那天说了多少次谢谢，只记得在那天下播后，她对着屏幕发呆了很长时间。

今天的表现，配得上他们的干舰吗？

今天的一切，是因为我之前是R吗？



在首播前，她曾预想过无数次的解释，她现在不是什么R，也不是什么“开朝元老”，我现在应该重新开始，巴绮就是巴绮，现在是，以后也会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早就在半年前的停播动态里跟你们道过别了，咱们应该要向前看，请相信我，我会做的更好。

但她就是说不出口，她不知道如何才能让那些一路苦苦追寻来的老观众们接受这点。而悬于头顶的R摩克里斯之剑又每晚都会准时出现在她的直播间里，总会有人专门在弹幕区中直钩钓鱼，期待着主播被激怒的破防或者一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矢口否认。

但巴绮还是选择担下了所谓吸血前世的罪名，没有避讳她之前R的身份。既然左转右转都会被骂，不如实事求是大方承认。她承认，自己确实做不到将一个事实编成谎言然后一直否认下去。R就是我，是我演过的最漂亮的代表作。你们在半年后还愿意想起我记得我找到我，那么我也愿意真心实意的与你继续成为最好的朋友。而这，无论屏幕内外。

“我想，这应该与我现在是什么形象无关。”巴绮说。